

# 濟公乎！

## 莊嚴法相乎！（二）

林博望



濟公是生活在單元文化的

南宋，到了十二歲，無書不讀，文理精通，吟詩作賦，可見他中國文學根基的深厚，他也知道在那南宋的混亂社會裡讀書人應該抱持的標準，論語中孔子說：「邦有道，邦無道的事」讀書人應如何來面對，他完全明白，因為他不願成為第二位岳飛，論語已給他一個明確的指示，論語中提到

邦有道及邦無道有五處：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泰伯篇第十三章）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憲問篇第四章）  
子曰：「邦有道穀，邦無

道穀，恥也。」（憲問篇第一章）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公冶長篇第廿一章）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知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衛靈公篇第六章）

以上舉出濟公也同意論語中孔子的想法，前者是在為實現自己教育理想，不想出來當官，而後者是在為宗教理念的造成，不想出來當官，以免耽誤了他們更遠大的計劃，在

《論語微子篇》中，知道孔子當時讀書人中也有許多人自我流放成為山中的隱士，及在街頭巷尾裝瘋作傻的楚國狂人接

輿，但濟公與孔子都是想救世人於水火而馬不停蹄地走，可是那些隱士及楚狂人祇是做一位自了漢，自命清高，因此才

以歌諷刺孔子是一隻不識時候的鳳凰鳥，說他不知隱退山林，不諒解孔子救世救民之心，孔子寧可冒著被殺的危險

比如「宋人伐木」、「陳蔡絕糧」都使他打消不了隱退的決心。

濟公不想出來做官，主要是他與聖人想法相同，他認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要自鳴清高，不去屠場救屠夫，卻往官府拍馬屁。他走向社會廣大

群眾的心跡，可以從以下詩句大白：

「六十年來狼籍，東壁打倒西壁，如今收拾歸去，依然水天連碧。酒歸酒，氣歸氣，酒化水去，氣不再呼吸。肉歸肉，色歸色，肉熟火灰，色聲終粉碎。」

他沒有架子、傲氣，和光混俗，卻又默默從事救苦聖業，俗家尋佛子，火宅勸修身。

中國人有句口頭禪「升官發財」，官階一升就會發財，因此讀書人想生活得有尊嚴，想要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就要莊嚴肉身佛、色聲佛。就要讀書，讀書人對考取功名勢在必得，人家常說：「十載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

這在單元文化社會可以行得通，但在多元文化的社會裡常不照這樣走，人家常說「斯文掃地」。孔子周遊列國，各國國君有誰要重用他呢？這不是

斯文掃地嗎？聖人感嘆地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但

單元文化社會的讀書人往官府拍馬屁有時候也不管用，因為長官、屬下氣味不同，就會被馬腿踢得遍體鱗傷甚至粉身碎骨，所以濟公說：「肉歸肉，色歸色，肉熟火灰，色聲終粉碎。」濟公早就有了覺悟，一切要以上天的眼光來裁判。

中國歷史上的讀書人遭受這樣的不幸不知有幾，甚至有些株連親戚朋友，比如南宋的名將岳飛及文天祥則人人皆知，他們遭到殺身之禍。明朝有位宰相叫方孝儒，非但自己

遭到殺身之禍，甚至連累十等親內全部被殺，唐朝有位讀書人叫做韓愈，差點也遭到砍頭的大禍，後被流放到廣東潮州

當縣太爺代替了死刑。

以上這些讀書人被人家視成英雄偉人，但為什麼會遭受痛苦，祇能這麼說，有時一位英雄會被說成是流寇，要將他

斬首示眾，諸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德國希特勒，和義大利的莫索里尼，在他們當時國內稱為英雄人物，而戰敗後成了戰犯受審判，一位被視為英雄人物常常是站在某一個角度來看的或某種立場來判斷的，有時候站在其他角度就被視為擁護封建王朝的罪人，比如我們看一座山的形勢常從不同的角度去觀賞，有從山腳下去望它可說是巍巍矗立山崖徒峭，倘使從高度上來看看這座山根本不是一座山，而是隆起的小土堆，因此居山腳下的人和高原上的人對這座山就有不同的命名，所以說：「橫看成嶺側成峰。」唯有修道人被人視為是站在不與群峰爭艷的山谷裡，大家知道山谷是泉水匯流之處，是河流的發源地，河流流向兩岸平原，灌溉著良田千畝受惠眾生。

濟公老師覺悟些什麼？就是祂的法相是否莊嚴問題，在

世上的達官要人，他們享有一生的榮華富貴，當然是法相莊嚴而一面受到尊敬，另一面的作為卻是往官府拍馬屁，又是非常卑鄙，所以他們心裡很矛盾，生活很不自在。若以濟公與他們相比，濟公祇能以基督教聖經路加福音書所提的乞丐——拉撒路做比喻，談不上法相莊嚴，他了悟佛性人人平等也不往官家去拍馬屁，失去來時的面貌。以下是該段經文：

「有一個財主，穿著紫色袍和細麻布衣服，天天奢華宴樂，又有一個討飯的，名叫拉撒路，渾身生瘡被人放在財主門口，又得財主桌上掉下來的零碎充飢，並且狗來舐他的瘡，後來那討飯的死了，被天使帶去放在亞伯拉罕的懷裡。財主也死了，並且也埋葬了。他在陰間受痛苦，舉目遠遠的望見亞伯拉罕又望見拉撒路在他懷裡。就喊著說，我祖亞伯拉罕哪，可憐我罷，打發拉撒

路來，用指頭蘸點水，涼涼我的舌頭。因為我在這火焰裡，極其痛苦。亞伯拉罕說：「兒啊，你該回想你生前享過福，拉撒路也受過苦，如今他在這裡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這樣並且在我之間有深淵限定，以致人要從這邊過到你們那邊是不能的，要從那邊過到我們這邊也是不能的。」

由以上經文可以看出在世榮華富貴極具莊嚴法相的富貴，不過是短短數十年的過眼雲煙，這種場面不由自主地使後學想起古時羅狀元醒世詩中的數句，與上述經文相關的話語：

「錦衣玉食風中燭，象簡金魚水上波，文章蓋世終歸土，武略超群玉白首。」  
「石崇不享千年富，韓信空成十大謀，人生世上似蜉蝣，衣食無虧便好休。」……

(續下期)